

淮南集證

卷一  
三十

淮南內篇集證卷七

北平劉家立纂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也。神者人之守也。本篇題篇。○陶氏曰。此篇高注其意故曰精神。因以篇名。○其原說其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注惟思也。念天地未成

形之時。自無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

俞氏曰。今本惟像無形。惟乃惆悵。

罔象之誤。惆悵即罔象也。

莊子天文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湧濛鴻洞一律。

皆無形。

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則義不可通。

高氏訓惟爲思。其誤久矣。

窈冥冥冥。芒芠漠閔。湧濛鴻洞。莫知其

門。注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芠讀攷滅之

攷閔讀閔子騫之閔。湧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貢之貢。

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

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注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注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注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陽也。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注煩亂也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骼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骼反其根。我尚何存。注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骼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也。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注誘猶惑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

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得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注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流通。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注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注始育如膏也。二月而朕。三月而胎。四月而肌。王氏曰。文子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朕。三月而胎。四月而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朕。三月而胎。廣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朕。三月而胎。四月而守。

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並作三月而今本異。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注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注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注膽勇者決所以處故主口肝主耳注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王氏曰文子作肝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按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翕各有經紀注翕讀脅也故頭之員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注四時春夏秋冬

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也一說

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也

俞氏曰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墮

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方

曰變天

北方曰玄天

西北方曰幽天

西方曰炎天

東南方曰陽天

西南方曰顓天

西北方曰九解

矣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人亦有四支五藏九

竅三百六十節王氏曰天文篇天有十二月以制三

六十節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日猶十二律之統三百

六十音也今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乃

後人以堯典言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

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

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

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

呂覽本

生篇曰則三百六十

節當天之數

也皆其證矣春秋繁露人

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也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

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

也皆其證矣春秋繁露人

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御覽人事部引公孫尼子曰人

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也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

六十分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不得不言三百六十六日猶三十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今據刪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注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肺爲氣注肺火也故爲氣脾爲風注脾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腎爲雨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爲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肝爲雷王氏曰今本肝爲風本作脾爲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脾爲風則肝爲雷矣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御覽人事部引此並作脾爲風肝爲雷文子九守篇同又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爲雷下獨無注者後人以與天地相參改肝爲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後人以與天地相參

也而心爲之主。注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踴鳥。注踴猶蹲也。謂三足烏。踴讀峻巍之峻。而月中有蟾蜍。注蟾蜍蝦蟆。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注薄者迫也。薄讀厚薄之薄。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注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熒犯角亢。則鄭國受其殃也。他餘準此。家立按譚氏復堂校此注文則鄭國受其殃也。亢角今熒犯角亢

州國字乃鄭之誤。天文篇

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勤勞而不息乎。

注息止

孫氏曰。今本熏勞。熏當作勸。勤。勤。揅其半爲薰。又訛作熏。遂不可通。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勤。

熏而不愛。文亦有譌。覽引文字子作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勤字可正。文子及此文之誤。

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注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注專一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胷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而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注敦志猶言己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言敦或遯去故行正而不邪也。李氏曰。敦也。或作惇。玉篇。慤。未分曉。說文。詩亂行自訓亂。與詩慤。慤。同。言惛亂之志勝也。此敦亦當訓亂。與詩慤。慤。同。言惛亂之志勝也。猶言克己也。敦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

氣不能襲。注襲猶因也。亦入也。故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注遇得也。或得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注心無欲也。俞氏曰：今本或守字當作得。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

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導得二字同體。導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

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血氣者五藏之使

候也。

王氏曰：今本氣志當爲血氣。氣可言五藏之使。

志不可言五藏之使。上文曰：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晉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曰：血氣者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搖之使也。

正作血氣。今據改。篇文子九守篇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

動而不寧矣。五藏搖動而不寧。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注

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注丘山喻大識知也使耳目清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注猶尚也爲治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注言雖知道故少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注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注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厲爽注厲爽病傷滋味也王氏曰今本使口爽傷高  
爽傷本作厲爽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謚法篇爽傷也後人以韻書爽

爽傷本作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注曰爽病病傷滋味也大雅思齊按

在上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爲韻故老子五味

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爲韻故老子五味

濁口使口爽亦與盲聾狂妨爲韻而莊子天地篇且爽卽是傷若云使

口爽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爲爽

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注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

四者天之所以養性也注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

嗜欲者使人之氣越注越失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

注勞病也弗疾去則志氣日耗注耗猶亂也夫人之

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

生生之厚注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瀉無厭

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於刑辟之

戮也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得脩生也注言無以

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得長生矣俞氏曰

本脩得生。本作得長生。淮南譚長故多作脩字。文不成義矣。高子

注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今乙正。

夫天地運而相通

萬物總而爲一。注總合也。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注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以我備其物與。注與邪詞也。且惟

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注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注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注損減夫造化者

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注損減夫造化者

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注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惑也。同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旺氏

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此以意補不可從。其生我也。不疆求已。注已止

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疆求止。注言不畏死欲

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注事治也。唯義所在故不辭

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注人有惡賤己者。己不

憎也。人有尊貴己者。己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于不

極。注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諭道之人不急求生

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注淪入  
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  
又安知喜憎利害其間者乎。注不知喜生之利不知  
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攬援物也。注攬  
撮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挺埴也。注陶人作瓦器之  
官也。陶氏曰。一切經音義引許。注曰。挺揉也。埴土也。  
文選長笛賦注。引作挺杼也。杼當是揉之壞文。  
揉者造作之謂說文作揉。云屈申木也。易說卦爲矯  
揉。宋忠注使直者曲。曲者直爲揉。陶人挺埴義正相  
似杼非其義。揉之本字卽柔。說文柔木曲直也。老子林  
挺柔也。聲類挺柔也。柔乃調和其土而爲之故老子  
河上注挺和也。和義卽柔。蕭該漢書音義引許君淮  
南注作挺抑也。抑亦揉之譌文說山篇。譬猶陶人之  
爲器。撲挺其土而不益厚。撲挺亦揉挺也。挺諸本皆  
从土作挺非說文挺長也。从手从延會意字林亦曰  
挺長也。延義爲長。亦卽伸也。屈申之謂揉長之義同  
伸正包屈申之義。凡柔和之物。伸之使長。屈之使短

之訓。可搏可方可圓。謂之挺。陶人爲埴。其一端也。埴

釋文引杜弼曰。埴黏土也。老子河上注。埴土也。又老子埴

林堵土也。黏土爲埴。兵略篇。陶人之化埴。許注。陶人

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亦以士訓埴。文選注。引

許注。作埴土。恐卽黏土爲埴之致。文又大藏音引

義引許注。挺抑也。當別爲一解。與蕭該漢書音義所

引正同。齊俗篇。若墮之抑埴。抑埴卽挺埴。是亦挺抑所

通訓。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

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  
盆盎亦無以異矣。注言頓泥坯取之於地以爲器明  
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  
而復反於土也。無以異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  
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  
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

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注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  
大去不可消就易消故不憎也。窊水小去易消就不  
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  
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陶氏曰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許注曰  
洿澹也。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窊下也。廣雅洿深也。與洼同字或作窪。說文洼深池也。又窪曰窪也。與  
洿之訓窊同。澹水之訓。澹乃窪字之誤。澹或作濁。與窪相似。方言洿洼也。大戴禮少問篇。洿池土察注洿誤本。○蔣氏曰高注窪洿也。並作窪。御覽所引亦据呼襄下也。今江淮以北悉下隰積潦處爲窪云。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注業事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累也。王氏曰今本心之暴當好憎者心之累也。上文曰好憎者使人之心勞故曰作暴則非其指矣。今據改。日依文子九守篇作心累。當